# 陭堂摘藁

傳表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軒字良臣錢塘人明春秋學選補邑學生是時督學使者蜀吴公號稱興厲學官而杭下邑昌化僻陋無師授吴公固已雅備視王先生因欲移王先生昌化曰強為我風一縣士於是王先生用昌化貢上春官云始　高皇帝詔春秋四傳皆列學官能通說一家與計偕最

後乃專用胡氏比切苛細春秋學絶有間矣其後桐廬姚文敏公以春秋教授吴越間名有師法然亦主胡氏姚公傳錢塘王褀褀以春秋仕為延平府同知同知王先生季父也不授弟子傳王先生王先生既受家學該記書已因益奮精三傳篹次異同不甚是胡氏其稱説自心得不能附阿繁猥以故俗不好之論周正言春秋有三變典矣非苟言之也王先生既仍世專經仕猶不遂及貢上入太學居歲餘調補福建松

溪訓導喟然稱曰丞棄親不逭微禄而吾五十
無子常懼無以奉先人遺體何乃矜鉛槧觸霧
露走炎海之嶠為因謝不仕歸疏藥圃花榭日
張具招延士大夫座上常滿當是時諸老先生
鹽官張靖之餘姚王陽明先生仁和胡端敏公
皆有海内名然咸器重王先生與結交請之丈
人行也傾輩下之王先生雅好古圖史鍾鼎彝
罍鑒别精客至常陳示以為意得已乃放跡名
山水吳越甌區巖丘激湍畧遍矣方王先生倦

游時賓客翕沓及後稍稍散落然王先生終不變初獨藝菊後圃稱晚香道人盖自志云王先生家行備與人無問不肖咸自以見王先生令我坐忘質行馴厚寬博望見之以為長者而先生尤好接引後進士自其子元所與游陸佑張乾元翁相邵梗許應元及故人子包梧梧翁桐時時從王先生游王先生皤皤攝衣先坐上坐坐客西向陳說古今諷經訓歌詩投壺傾倒畧盡比稍解引起曰吾倦欲眠元留侍客其簡易

無尺幅若是善處豈約當素饒時往往已責客
或觸背去重毀其行不泄晚乃貲落欣然以為
安曰我儒者道宜爾及元有祿先生卒元亦治
春秋仕為學官有志意
安次許應元曰張生嘗稱王先生飲不必深酌
然好嚙杯詩不必高格喜吟諷碁不必高品好
對局信矣其任率陶子流也方先生與客陸沉
餔糟啜醨豈謂有世間名及時時好閒廢置變
更喟憂咄嗟此其於世故豈苟然忘情哉蘊崇

修植欝而不光辭禄非以為貞尚通非以猥時藏用雖守意念深矣

慎齋陳先生家傳

慎齋先生者名㝵姓陳氏字曰希旦仁和人也其先河南杞人也故宋時其為團練使從南蹕君上虞父之徙仁和高祖文舉元鄉貢進士平江路學正曾祖胤古田教諭祖敏政南康知府父良玉都昌訓導自平江咸以治詩傳起家食以文學禮義風視子姓而訓導君之弟良器亦

以明經舉進士尹順天號稱肅清先生旣家世儒淳謹好學受詩讀於父當是時訓導君爲諸生家貧其婦霍孺人賢也出奩中金爲餉匱矣因謂希旦汝祖仕三十年爲大吏終以清白遺汝汝父續緒餘旦暮謳吟簡牘卽祭祀醻進柰葛我婦人何用辨此吾辛言若父寧當去講業頗爲資耶先生跪曰謹受敎於是稍廢書幹蠱服勤又數年而訓導君貢上春官仕有祿先生侍都昌仍卒業與邑中賢俊游斐然有稱矣會

霍孺人疾卒無何訓導君亦卒先生號泣持二
喪走數千里歸徙空囊黽勉給喪葬嗷然呼曰
天乎天乎至此極也愈益困遂絕意進取閉門
教授而子克昌紹明家學成其志先生為人孝
友恭儉鄉閭稱善士其接人確然論篤君子也
既絀意養志隱其親客死上冢必哭盡哀訓導
君二子其長殤也時享必祔道而拾遺不去待
物也者人有德于我必不忘已為之曰我當然
也年五十四正德十四年遘疾卒初先生教子

至篤嘗從容謂克昌曰家世衣冠中衰隊于子躳然汝祖仁有後嵗行在戍子其興乎勉之無忘吾言克昌曰敬諾卒後七年而當嘉靖丙戌克昌舉進士為南京考功主事進郎中於是

制誥贈先生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云先生凡有子四人長克昌次克明蚤卒次克顯克順孫六人魯晳曹署香普

安次許應元曰傳有之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此非虛語余讀陳氏譜牒其始遷微耳

更十二世而益大蟬聯不絕此其先世當有厚德者邪方慎齋君居約時低回道金而不去豈誠欲徼不可知之福哉語子與期不爽如發徵期會又何異也考功鞠躬君子也與余交言如此余為論著刻之家乘

## 草橋先生傳

草橋先生姪郎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兒弱若此吾入地猶視矣雖然兒成必有以自名此吾所

以謏也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儁稱選爲學生與邑人王一槐蔭伯相友兩人旣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爲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賾博踔絶爲奇素有疾於進取泊如也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旣已委身載籍矣當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脾對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罔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

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㝷以益富而貲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庋列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躐華剌瑕指類辨同異得失而著為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緌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常先過問先生之廬至金陵顧公璘蒼谷王公尚絅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罷重先生與為交友云先生為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搤掔談

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牙未有覺之者先生獨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贛曰豎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人然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毋孝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幸不害其後死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備其於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菁史裒鉞六十

卷七脩類藁五十五卷

安次許應元曰昔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於道然所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覯郎先生所為書揔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鈎術數攬稗官風謡蒐羅貫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儻亦有談固之心哉用藝文取士于茲千年學士追趨遂好隨時上下以求利禄逮乎末流陋簡已甚操狹而欲奢用亡少而取庸多童昏皆可為也以先生之材奚

不至然獨為其難不以此易彼此其致固難一二為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又有錢唐王溍亦與予善郎先生於先大夫為從母舅弟故論次焉

## 工部主事張君墓表

張君既卒之六載歲在辛丑而其嗣子兆延始謁予表其墓余未得知于張君然考諸賢士大夫之論述可徵焉李司馬承勳者先朝賢公也蓋以君之德為可歌云羅修撰洪先今所稱君

子也其稱君曰悃愊之譽不先鉤距煦育之效不逮猛鷙至使民思數十年不解口則非刀筆吏所給嗟乎有試哉如其言雖古稱循吏何以加諸張君名恭字某其先系出唐宰相始興文獻公九齡始興公之後有官吉安者因家吉安而宋咸淳間名國華者自吉安徙臨江之新淦是為張君始遷之祖國華後七世生鄉貢進士泰官崑山教諭是為君之大父父在脩隱不仕以君蒲圻最贈知縣母李氏贈孺人君為人節

廉有操持其蒞官必為人立惠愛以是為名少時秀敏強記擢鄉貢高等其後六上春官試輙下第以親老就選為湖廣崇陽知縣居數月部使者高其行能舉勝治劇於是調蒲圻崇蒲比邑皆號難治而蒲尤甚君在崇陽當歲荐饑順流不擾積穀愛人有無相振給稍稍興水利為後不乏計民大以為便不及歲徙去吏民思不能輟則為祠名宦其在蒲圻治如崇陽蒲有鉅盜積不治竊固以繫累谿洞為諸郡患君畫策

擒之御史中丞上其事　賜金帛褒美頃之徵
拜工部營繕主事既去蒲人亦祠之工部差權
本蕪湖權署籠諸材庶夥最天下奸利蝟伏浮
渫子席其間根株蟠據頗陰持利柄啗怵主者
主者一失足與交私齮齕姑螫蠚不敢動搖往
往而敗君至厚自矜束已即空署逐之弊本塞
絕讙譁不行蕪湖署至今稱兩張其一君也嘉
靖壬午以老乞骸骨居十餘年丙申十二月某日
卒于家年六十八君凡四娶生九子皆短折兆

延者從子也君命以後我其世系家行詳在墓誌不具列而論次其大者刻之隧道世薄僞滋吏治無情實增飾虗貌苟以干合避文罔為事獵攫華美富厚否而已即民所疾苦不問聞邇在萬里諸使者視其貲伐即進士無問治行考薦常最一任要路能寵進人則後繼者頌功德歲時奉嘗矣張君起鄉薦入大學用久次補縣令擢緫至郎署此其無鉤赫勢力足以游徼譽聞明也然而士大夫稱說不容口所居縣至今

享祀此寧可以聲音笑貌得之哉以今世俗觀之則君為政豈不可知哉余故為之表云

有明松坡丁先生墓表

夫巖處奇士抱一切徇義守死貨利不入其心里巷之豪廢著鬻財優游自餘乘堅齧肥擬於封君亦羞言貧賤二者相去則絕矣然末既濟物之務也君子貧則思廣其意富則思廣其惠若夫在章縫之甲而有王公大人之志居壠畒之間而徦介士君子之操入悅道義出有施舍

生而見賢殁則思之斯亦豈非道之所貴哉而
世或難之如吾鄉松坡丁君者殆庶幾乎丁君
諱之喬字曰喬年世為仁和人仁和稱大家者
首丁氏然君不欲以富名去受經為博士弟子
卒業太學有資矣復去浮沉田野間翦刮豪習
務折節與寒士等於是鄉閭往往賢丁君矣鄉
之人輕重不相得詣丁君自言丁君為平處之
不以疎戚故置軒輊有不善惟恐丁君之聞而
君尤好施與振人之急常棄貫折券市義以歸

郡歲饑君首出粟賑其鄉鄉之人得不殣死則又以其法白於縣大夫令鄉有粟者皆賑焉料民以饑報成於官縣大夫從之是歲凶而不害君之居近河渠兩潦時作岸阤頽害於輓君繕渠治道長亘數百丈行者便焉築室掘地遇坎金不啓視呼前鬻地者告之曰是而先世所藏金也趣持去居左建祠堂歲時祭以合宗人其旁設二塾族之子弟與里之子弟皆有教也里之矜人不能自給者給之病且死爲醫藥塚藏

焉壤接黨比誦義不匱矣初君之考西軒府君
以進士起家歷位方伯仕於粵蜀之間去家數
千里君以不得侍養遣使省謁則拜而發書奉
母唐夫人色養不怠歿而刻像嚴事如生初度
之日或載酒過焉君泣曰孰是日也而飲酒作
樂乎嗚呼可謂篤孝君子矣君事季父養寡姊
和宗族恤外家存故舊咸可稱法而尤兢兢於
教子常謂其子以彬士君子恭以基德儉以約
身高明之家古人所畏也小子志之以彬跽曰

唯唯竟以文學高等薦於京邑行誼脩飭有祖
父風云君世系子女墳墓詳在狀誌中茲不備
載余以其敦篤好理有古風烈采其大者表之
隧道

有明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侯公墓
表

公名某字某溫州樂清人自少好倜儻奇節明
易學善毛鄭詩正德十五年禮部進士舉是時
車駕南巡游京師公卿按職選舉士旬歲待

闕下十六年　今上繼統更化始策問之公對
深博擢進士出身是年夏　詔求直言公上疏
條舉陳說皆天下大事時方議禮公疏與上議
者牾又指言脩代來切大過臺諫論事頗毛舉
細故不顧大體宜令考功覈最其言　上方鄉
意切言不罪而在事者多指目怒公矣居有頃
授南京禮部主事後為大禮辯露章欲上會
詔至不果發執政者以聞逮赴　詔獄三㭊辞
至立拳梏牽持不聽辭訣家人環守泣公曰吾

固意有此久幸 上仁明無憂我死也而公男
一元亦上書訟有詔奪階三級出判泗州是時
舉人廷誠亦坐公得罪矣廷誠者公母弟也隨
計京師排根公者意未盈則傳致廷誠他事落
籍為編甿云公在泗治如家人民保公如父母
與旁近郡賢大夫王公邦瑞歐陽公德等游如
兄弟歲當旱蝗官下捕蝗令皆空文不望效民
亦饑疲支曰蝗捕安得盡公曰吾今令民盡蝗
且得食於是約捕得蝗餉穀視蝗數蝝穀倍蝗

泗人無老弱悉出捕䠶䠶害絕而民賴轂償不饑淮泗鹽徒輩行為剽官軍莫能制公上方畧巡撫破擒之淮流為清又擒盜薛朗叉接行歌來前折其手猶歌自若曰吾以舟橫行上下江十餘年未嘗敗今敗於公天也死自吾職獨恨意望未就耳人於是知公有隱功江淮間也監御史巡撫中丞常訪以事賓交接之交上章薦獨後一御史有所承指欲陷公得大猾宋鑾構乃大喜宋鑾者北驛巨駔也巧法為奏下州徵

償積年驛遞八千兩與吏共為姦利公先知狀罵曰民貧且死自田租口率　詔書以與民顧獨急遠年浮費乎且役者皆已前死徵將誰畀格不行而痛棰鑾鑾根甚而公故所按謫豪吏侯儒亡戍歸與鑾相結教為詆讕於御史御史得即令所親吏躡尋無迹鑾坐抵罪而公亦掐壖歲餘竟調曲梁丞丁父憂歸服除補掖丞復教為捕蝗方畧而令民藝菽蝗患益省矣當是時南海霍公為少宰有剛正稱然頗脩生平同

異公上書屬以大公先社稷憂毋急快意霍公
怒移語讓公公復以縣劄上省引大體與爭霍
愈不平曰丞安得上劄省欲罪之然終亦不能
有加於公遷南雄府推官南雄衝兩省繇事苦
而貧民利代庸公為戲除調益之吏繇平益覈
隱賦之在姦民者數千石歸於官定太平橋榷
規建用他官監領太守不復與榷事公本議也
凡皆當道許可從事進南安府同知擢福建按
察僉事兵備漳南兵備治上杭異時吏民為兵

備饋常舛法而里甲尤苦日給公至罷之又悉剔去餮錢倍收河稅竒羸牛稅團操兵收庸直諸弊事先皆故常視而恬受公一日湔滌刮除之凡革歲入槖中金以兩計者四千有餘團操兵既禁不輸直因簡稽更肄之厲其鋒氣無不可用者又使民自為保伍習戰鬬冠至與官兵犄逐之最前後破擒盜四百餘人嘗攝海道海上浮濼民利航海與島夷錢通取數倍息比艑文罔不得自歸民因行剽海中為患公家居既

粵海瀕常數吏不逐賊使施蔓他境及是計破
散之開許首服而徹知其姓名里居圖為籍披
覽即得於是盜止旣粵亦寧公在漳南久吏人
信向所行期為身潔清公私用省至建長利則
勇居嫌疑不顧費而方於上交顧事何如不視
人意嚮轉易旣守高多觸耐好興治不止始為
公上書男一元後舉進士為南刑部主事憂之
上書漳南諫謂宜勉處中和頗避謗公得書罵
曰何言陋也丈夫居位一日即治一日若甫仕

而先自謀若終不大矣摘𢪔治益愈終用爭王臨仔死與御史遠言投劾欲去御史初為義愧䵷勉𤰞下之郎理出臨仔使人居間留止而陰間道馳奏劾公居月餘章下奪職還家公亦上書具陳所以爭言侵枉狀因條破所誣奏下御史臺廢格久之竟黙黙終於家公生於成化甲辰八月二日卒以嘉靖丙午五月二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三為人正直剛大洞闢不疑少而砥節白首逾厲勤職首公舉無與比尤善論荒政

不主故熟以振活多為功罷歸後郡比不登民饑呼且亂客有謂守抑賈人米直以與民者公曰今持外粟而先抑價是速外遏內自閉也勸毋聽客言而急發賑守不能用已海上粟方船至者果望風引去民不得食發怒殘客嗟夫察者論常在害先而聽者悔患在事後使至言必用天下豈有敗事哉公初室陳宜人陳宜人婦道備自貧侍所以奉封君翁及辛苦左右就公德業者甚備既貴警戒益切公與張桂交異也

攻括曰急宜入潛諫曰君有親何一不自計也

且

明主𢡟以孝先天下獨奈何硁硁強爭爲禍今

至矣是歲病卒至秋果械繫去悲夫應元初游

京師時從薦紳先生聞語求嘉事內獨壯公節

行後二十年亟從公兩賢子問公行事未嘗不

大息泣下也公生平行義及世系子女所出具

見趙公廷松所著行畧余取其出處大節論述

之表墓道上公凡七子與余通者一元今爲廣

東布政司參議道業治行過絕人一麟有儁才公學深於理道爲文章好删切世務𢯱著六禮纂要筆山小稿忠義集忠孝編等凡十書若干萬言

倚堂摘藁卷之十四

行狀系畧述

明愛山先生張君行狀

君諱應禎字元兆家世仁和人自曾祖翱祖鵬父處士綬咸以與推里中為豪傑而處士尤遜退讓有長者風應城唐御史按浙令有司名舉鄉善人處士名在牒中下縣遣酒醪束帛問勞云妣林氏生君九歲卒君弱失恃就外傅通史鑑及諸方伎家言然雅意儒術誠齋老不任家政君不得卒業入貲補行省承差冠帶待次

非其志終不肯上銓除張氏旣大姓自君從父弟刑部君元吉以朱氏易射策甲科為郎而刑部之弟元助亦以胡氏春秋領進士貢上第以是子姓相風視各占經補郡縣博士弟子選上國子大氏二十餘人而君季子瀌弟子瀚洵咸以易領進士貢而瀚瀌舉進士張氏為衣冠族彬彬盛矣初君旣詘意不為儒因是常恨教諸子愈益嚮儒期必聞已而諸子果皆聞瀌之舉于鄉也冠兩浙士郡人冠兩浙士者自錢唐木

侍御陳主事李吏部仁和沈鄧州皆為閩人吏部後五十年辛卯而張子繼吏部先後望鄉人以為難走張氏持羊酒賀然君不色喜久之曰孺子詖詖掩長者滿則撲矣已而再下春官人侯君君不脅也今年瀌舉春官有名君且病因喜奮曰吾廼今得無憂是且七年而閒再黜七陽之復於法君子亨而再黜閱變久即服官政幾無償吾死目瞑無何君卒哀哉賢父彼以姁嫗愛其子驟得失置面欣戚視君何如哉君以

成化庚子三月癸卯生享年五十有九嘉靖戊
戌三月癸卯卒凡有子男八洪江瀌濟激沐淞
泮瀌都察院觀政進士江沐郡學生女五孫男
二榜樞榜郡學生女十君爇辯有口平居亦好
詩長短論其意所是不能屈撓自天性與人游
即貧賤禮厚逾至即貴盛人争先趨之者避匿
不忍見人有善即小終身誦之即有疵過面發
擿之使人頰汗義不衷以是人多不肯附君退
讕詆之君不顧顧自稱曰廼天知吾心耳暮夜

焚香中庭空虛告之示畫所為無負其自喜直前不顧類是也少事繼母葉有孝聞煢煢恩林夫人以不逮養也祭伏臘忌愀然有終身之憂友愛諸弟晚乃益甚治家嚴有恩有奴惟惡疾或謂梁奈何若自以棄有疾非仁者縣貲募能治予若千金奴惡疾瘉親黨或負金七百君度不能償即不責償赴人緩急視巳力所能必盡不餘居閒不喜飲酒博戲然頗好山水晚稱愛山居士云始君之配吳氏佐君治家理先七

年卒君悲思過時謂諸子吾與若母好合三十年一旦棄去殆天奪吾輔然吾亦自此已矣冉冉迨今卒嗚呼君之言豈亦所謂先兆者哉余聞本根大者華實盛或性張氏子孫衆多而才要天道非苟茫留無窂者以君之强義好修又先之植者遠此所宜開來後有引弗替也予第叔夏張氏壻也知君內行為余道不誣余因備列之以告立言君子幸有擇焉

誥封夫人洪氏行狀

夫人姓洪氏諱曰愛錢唐人也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襄惠公之女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張公奎之妻今都指揮僉事與之毋幼警慧端重襄惠公常奇之愼所與旣長歸大夫大夫之父曰条將公由閫師条漕貴盛矣夫人出名家事大夫名有禮法不以素貴驕其家人當是時大夫肄業京衛武學夫人侍姑舅官所定省如禮而舅姑不知有子離憂条將公卒夫人旅棺待夫子歸姑氏傳老矣纍然白首夫人茹哀面慰安

俯而育稚子荼楚備至大夫歸乃扶喪還葬已
而大夫襲指揮同知有頃陞君都指揮僉事總
漸漕於是　誥封其配淑人大夫督饟事春赴
京師期比冬乃返如是十年義不能内憂其私
夫人既素謹又處置甚理賓祭豐絜延師訓子
具有典法及大夫總督楊州政掌閫印廻翔
又數年夫人益飭肅門内外家用愈盛而大夫
不嬰其心一辭嘉靖癸未太夫人奉　勑祭漕
繼其父職而迎養太夫人于淮夫人侍愈益謹

太夫人安之庚寅太夫人疾卒夫人毀瘠幾不欲生辛卯大夫奉　命進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提督漕運加封其配一品夫人會大夫以勞卒官夫人哭之慟欲與俱亡漿飲不入口三日乃謂典我分宜死然苟活以旅櫬未歸故汝能繼先志吾死目瞑然自此哀思成疾矣甲午典襲職領運事丁酉陞署都指揮僉事歸拜堂下夫人曰兒不辱先人吾亦得見汝父地下是年秋疾甚冬增劇明年戊戌春二月四日卒年五十

有五卒之前二日謂家人曰醫工治我劳吾死命也劳之有加禮晚歲自奉頗厚樂施予比卒散其槖中金畧盡待下有恩而嚴終日端坐籌出入人不能欺暇則教諸孫女孝經女訓曰他日爲婦俾無忝張氏宗黨盛稱之夫人凡生二男一女長男一元早卒次即典都閫君也女適太學生周大有孫男三長印次劵次都孫女四長端卿許聘漕運叅將王君子立次貞卿聘光祿署丞白君子啓登次純卿聘翰林侍讀屠君

子鈞次秀卿未聘都閫君以年月日合葬夫人于石人塢先榮祿大夫之壙而君之配汪氏故憲副守巖公之女應元姑子也以是得竊聞壼懿爰次其凡俾求大君子銘列于女史

先君平厓府君系畧

先君名恭字時久其先順天東安人曾祖誠領宣德丙午順天鄉薦授山西按察知事用羨員改授松江府經歷性剛直以言事不能阿順太守首遂至交惡聞奏皆貶秩而經歷左遷蘭谿

典史九年奏課道錢唐視最簿大息曰吾幸不以他途進禄仕餘十年而不得與九等階秩下士此豈貲地不足耶曩自行在趍三晉道齊魯涉江淮入吳會視天下奇勝無愈此者吾不復挽黃綬趍使者庭矣於是上計簿定君焉而許氏為錢唐人蘭谿府君生貞裕府君九皐貞裕府君篤孝蘭谿公卒未卜藏地寓棺栁洲寺中栁洲寺故多寓棺府君苫處羣櫬間哭朝夕比充葬乃輟哭歸貞裕府君生兩湖府君諱紳是

為先君之顯考仁厚長者有信誼妣郁氏番禺
主簿誠之女成化辛丑六月十九日生先君於
鄉義里第先君生有成人之度長好學博通記
籍補縣博士弟子涵道振藻有意於永世以為
經莫大於易而學者之師譚而言厖也作易徵
聖莫幾於道學然聞者議其文以馳舛作真儒
論士莫謹於節行作士誠行莫先於孝弟作家
範曰吾不敢以加世之人庶幾以廸吾子也為
諸生廪食二十年年且五十然竟不第也喟然

稱曰生明盛時綴學待問幾有所見於世而屢絀有司此命也今老矣不能持尺寸管與少年競遂謝去督學崇陽汪君慰勉之謂即厭繩墨然歲一貢士次序且及子奈何不黽勉旦夕幾一命先君曰意決矣終不能復就諸生列退謂不肖孤應元曰學希古仕行志吾家世以儒顯而我不得事先大人以祿養此吾所以恨也尚干祿爲雖然小子勉之無墜先志明年壬辰而不肖孤應元舉進士是年冬先君至京師申飭

小子毋務進趨廢志學毋崇勢利怠修德苟有以自聞愈大官不啻倍蓰矣已應元除守泰安奉先君泰安乙未調泰州先君歸錢唐九月感風痺疾十二月迎侍泰州明年丙申四月二十四日卒於泰州官舍年僅五十六爾嗚呼痛哉配夫人陳氏贅纓族也生子存者四丈夫子二長即應元次應亨東安學生女子二長適徐繼宗次適王應奎皆太學生孫男女二男曰賜孫女曰蘭孫應元不即死將以年月日葬先君于

青龍山之陽從先兆也先君性仁孝初兩湖府君從仲兄秋官大夫仕裕州先君年十二三奉郁夫人家居無僕妾之奉外勤薪水内怡顏色無不如郁夫人意而勤學好問卒成就為通儒兩湖府君尚交道朋好過從坐語常移日先君伺意嚮治具盡力雖空絶不使知不足狀重傷其意及府君感瘻疾在衽席朞月先君不觧帶日夜候起卧扶負之身視厠牏惟謹郁夫人卒毁瘠幾絶者數矣哀號感慟隣里隣里為廢食

事季父兩山先生有恩禮以其老也在泰安時特歸省之涕泣治斂具畢備然後行一弟愛之篤然不呴呴為兒女仁及應元仕有祿謂應元曰汝幸有位然非先人遺何以及此吾季父老及汝之叔父皆貧也應元曰諾於是分俸皆三之一先君有女弟歸王氏早寡先君見必泣數行命應元奉之終身及疾病執應元手曰事叔父如父事姑如母慎忘吾所志矣應元涕泣曰敢不盡力嗚呼猶在耳也忍言哉忍言哉夫人

陳氏之舅鍾君年且八十喪其子無所歸先君
養之終身年九十二後先君二年乃考終其重
倫理好義雖由問學亦天性所篤也不喜飲酒
然對客坐談盡日終無罷倦意與人言披示悃
素叟客盡要不失忠孝大節也君貧顧不惜財用
以是屢空對妻子燕笑終日晏如而教戒應元
等尤至嘗謂曰士入奉父兄之教出則資朋友
之益盍慎擇友矣應元等以此不敢妄有所與
與一二友生相砥礪期不失節者先君之教也

先君既詘意不得仕而時有天下之志仁九族振孤窮不內視其私有無與群從昆弟燕游和洽肅穆人無間言然內外諸子嚴憚之有過縮恧不敢見既見正色臨之終不言稍稍就禮法乃止降色巳而嘻曰為子弟不當如是耶其和而毅如此為人魁岸豐後不甚為容止無城府較計即有橫逆不屑也人以是樂親就久之愈益真比卒無問識不識咸流涕焉嗚呼古所謂樂易君子魁梧大人者先君之謂矣嗚呼忍言

哉痛惟先君含章履道不為藻飾居下無奇瑞
博特之蹟以震耀世俗巷輯嘉澤不踰里宅然
敦大㤥弘之德深醇淵懿之學強敏肅給之用
亦稍稍槩見矣道可以濟物而卒貧以死無單
辭之號行宜長世而僅乃得下壽不待一日之
養不肖孤輩雖號天踴地萬死無補毛髮顧以
為得大人君子一言以信來世求幽宅俾純懿
不至泯泯庶幾罪逆可贖萬一爰壐涕述大畧
敢告左右惟幸哀憐之

## 海豐縣知縣許府君改葬述

海豐令許府君者錢唐人也錢唐有許氏自蘭谿府君始蘭谿府君明尚書舉順天鄉舉起家佐山西憲徙官松江下遷蘭谿尉有功當進秩棄之去卜居錢唐是生貞裕府君貞裕府君諱九臯順天學生少受詩於學士莆田柯先生潛不仕卒是生刑部府君諱綸刑部府君明易學通春秋三傳起家成化二十年進士仕終刑部員外郎有四子其季海豐君也諱曰充年字時

雍有別業在黃鶴山之陽橫谿上從之游者稱橫谿先生云先生少時受易學於父有名黌序間入太學又有名留都爲人高岸自喜少所與所與必當時知名士故桂林太守餘姚徐伯雨天澤弋陽令諸暨鄭子冲天鵬與相結交兩人者有當世名是時徐君爲南京吏部郎鄭鄉進士以文詞翰墨相高君參其間無所讓也久之歸錢唐奉養太夫人謹甚地佳山水舊居有亭樹梧竹先生出入游詠心迹清曠與瀟灑美亦

相映發望之翩翩廛墟外人也年四十未有仕
進意太夫人命之仕釋褐新泰丞丁太夫人憂
服竟補新建丞皆有善政部使者書行能異等
擢山東海豐知縣到官五月卒
族子許應元曰余年十五六時稍稍有稱於邑
里先生獨最奇之以見於其所與游三衢方公
思道方公爲文詞思若湧泉揮翰如雲駛飈激
請者若市予神竦焉先生覺之歸謂予曰子奚
勤哉方公固俊邁然好古求是他日殆不若子

也日月逾邁盍焉三紀斯言如誰昔語而二公不可復作矣余亦竟無所成然先生所以期許蒙稚者意豈淺哉後二三年予舉於鄉宦學四方頗友海內深識士東西過浙水先生亦盡友之不以年輩自異當時稱尚交道獨有許君好古博觀聚異書名畫尊彝鼎甚備余閒侍欣賞請曰不已溺乎先生不許曰子奚庸知是夫吾固愈溺勢盛金錢者也志抗君早能以節趨自拔仕十餘年家產不益尺寸顧時時鬻舊業

為道里費及卒無田廬以遺子孫也肆海豐之日淺其治以飭官師興禮教劭農事為先餘日賓禮賢士大夫恐不足也新建海豐人至今言之先生凡生二子四女詳在湖廣按察僉事楊祜所作墓誌墓故在刑部隧道西南若干步葬數年或傳堪輿氏指曰是且不利後人已而長子卒夫人姚氏謂語驗於是改葬予復述家世與少時所睹聞刻之新墓封上